



陳芳明文集 4

夢的 終點

陳芳明 著

聲
平
和
PDG

夢的終點／陳芳明著．二版．-- 臺北市：

聯合文學．2008.06

256面；14.8×21公分．--

(聯合文叢；418) (陳芳明文集；4)

ISBN 978-957-522-764-7 (平裝)

855

97007343

聯合文叢◎陳芳明文集④

418

夢的終點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李香儀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林其煬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1998年9月 初版

2008年6月5日 二版一刷 第一次

定價／260元

copyright © 2007 by Fang-Ming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夢的終點

● 陳芳明／著



●夢的終點（自序）	007
-----------	-----

第一輯 蹣跚

相逢有樂町	015
在植滿荊棘的夢土	022
我的母土與母親	034
離台十五年祭	042
聚散	051
歷史失憶症	058
國家傾塌的年代	062
青春的闌門	066

第二輯
歲暮

江湖十年，孤燈一盞……………079

曾經發生在洛杉磯……………088

我的台灣史啓蒙導師：史明先生……………099

葉老……………114

寒風裡過澳底……………121

邊界外的怒潮……………127

無花的墓園……………136

島上最前線……………143

屬於台灣的驕傲……………151

涉渡……………159

第二輯
悱惻

內山書店	167
魯迅故居	175
異鄉夜談	184
望向田野另一端	193
死	199
失去的山水亭	206
一位精神盟友的復活	211
微雨松江路	222
尋找謝雪紅的蹤跡	230

（自序）

夢的終點

1994.4.14

革命的夢，串連著我三十歲時期的年華。那樣的夢，在遠離台灣數千里之外的一個城市釀造並孕育。因為有夢，跨入盛年之後的意志燃燒得特別熾熱，而情感也沸騰得格外滾燙。縱然是離鄉背井，縱然是埋名隱姓，爲了追求這一個夢，我於青春無悔。燒得火紅的夢，撐起生命中一段義無反顧的歷程。而今回首眺望，那場激情的夢，果然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夢。

猶記得最初到達洛杉磯那個陽光城市的心情，悲憤與徬徨佔據了我那時期的胸懷。見證了八〇年代台灣社會的政局逆轉，見證了熟識的朋友因為政治信仰而被捕，我不免是抱持杞憂之心。那時的精神狀態，幾乎可以在南美詩人聶魯達詩中找到印證。在流放生涯中維繫著無可斷裂的熱情，無非是聶魯達的典型詩風。我也企圖在悲觀的情緒裡，尋找著戰鬥的力量。我不斷提醒自己：當朋友被剝奪發言權時，是不是應該在獄外爲他們發出聲音？當故鄉

的土地陷入冰涼的季節時，是不是應該以文字書寫使它感到溫暖？

投入海外政治運動，於我而言，無疑是具備了實際行動的革命。這自然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到達洛杉磯之前，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可謂混沌無智。但是，開始主持一份異議性的刊物之後，我必須放棄學院式，甚至是學究式的靜態思考，而學習以運動的觀點來注視台灣社會。我曾經熟悉的考據與訓詁的學術紀律，已完全被活潑生動的政治觀察所取代。這種思考上的轉變，對我不能不說是富有高度的革命性。

然而，我並不只是觀察政治而已，並且還進一步嘗試撰寫政論。這種書寫方式，全然迥異於往昔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文學之所以迷人，主要在於它帶來無窮的想像，而這些想像無需經過實證。即使是屬於虛無縹緲的虛構世界，在文學領域裡不僅能夠存在，同時還真實無比。政治評論的撰寫，固然也需要想像，但那種思維方式並不能脫離客觀的現實。過於空茫浮泛的政論，不是暴露幼稚，便是淪為迂腐。

在洛杉磯時期，我的思考變得非常實際，甚至可以說實際得讓我遠離了文學領域，也疏離了我的歷史研究。爲了從事革命，我寧可顛覆過去所嚮往的學術志業，並改變從前所耽溺的文學狂想。我全神專注於台灣的政情發展，不放過任何巨大震盪或細微波動。在生命歷程的每一階段，從未像我在洛杉磯時期那樣對政治的關心是何等虔誠。我把革命的夢看得很高；在內心的神龕裡，它被供奉在無上的地位。凡是對革命有利的事，我都樂於去履行實踐。

我甚至同意鄧小平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在那段時期，我開始閱讀左派的書籍。這可能才是我思想上與性格上的最大改造吧。在反共的台灣接受體制教育的知識份子，幾乎都是一面倒傾向極右的保守的思考。一旦接觸馬克思或社會主義的字眼，便立即聯想到充滿毒素與罪惡的事物。我第一次撫摩北京人民出版社的《資本論》時，也油然而產生不潔不德的感覺。台灣反共教育之成功，竟然深化至此。抱著戰慄的心情，我在艱澀難懂的翻譯文字中，推敲左派思想所構築起來的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而有著正義與公理的美好世界。這等於是在我的夢的基礎之上，又打造了另一個憧憬。我的革命，變得更為雄辯有力。因為，我再也不只是關心被捕的獄中的朋友，再也不只是為了反對專制的政府組織；我還要更進一步改造現狀，使台灣朝向一個具有人格尊嚴的開放社會。

要實踐這樣的夢，我也開始在不同的城市之間旅行，只為傳達革命的理念。至少在八〇年代之前，我很少在公開場合演說。猶記得第一次發表演講，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的芝加哥。在大會堂的一群同鄉之前，我使用生硬的母語陳述我還不太熟悉的政治見解。那一次演講，我全然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對當時的聽眾，恐怕也是一場災難吧。從漠然的神情與稀落的掌聲，我強烈感受到同鄉的情緒簡直與芝加哥的寒夜一樣冰冷。但是，從那次之後，我就不斷參加巡迴演講。從美國西岸到東岸，從中西部到南方，都有我倉皇奔波的飛行紀錄。

有一年冬天，在愛荷華州的晚上甫下飛機時，一場殘酷且邪惡的暴風雪已在等待。來接機的學生小心翼翼驅車，載著我趕赴一場校園裡的演講。比預定到達的時間嚴重落後了兩個

小時，我以為會場一定空無一人。我從未想到進入演講廳時，竟然還有二十餘位學生在等候。他們說，愛荷華從來沒有經歷如此淒厲的風雪。但是，這群來自台灣的學生，選擇在那樣冰涼而陌生的小鎮給我極其熱情的歡迎。我不會庸俗地說這就是革命情感；不過，在寂寞的異鄉旅路上，因為有這樣奇妙的相逢，才不致感到寂寞。我總是假想這個地球上是不是只剩下我一個人孤獨地堅持革命的旗幟？離開家鄉是恁般遙遠，忽然在荒涼的小鎮或是浮華的都會不期遇到一些溫暖的回應，我才確知自己不是孤獨的。

難道我樂於在異國的土地上流浪嗎？難道我期待的革命可以在台灣之外的版圖上製造嗎？沒有人生來就是浮游的動物，我自己也從來沒有計畫要在美國久留。只是情不自禁捲入政治運動風潮之後，我才發現要追逐一個革命的夢，竟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原來我已被列為思想犯，原來我的返鄉道路已被切斷。覺悟到這樣的事實時，我正擁抱著難以紓解的沉重鄉愁。在文字裡，在演說裡，我以高亢的情緒描繪著台灣的黑夜與黎明，卻無法排遣望鄉時的鬱悶。

革命的火苗，在我跨過三十歲的時候，引燃於內心看不見的深處。在政治運動的圈子裡，我使用一個筆名馳騁在海外的不同宗派之間。我相信革命，也全心為它辯護。也是同樣的這個夢，攜我越過四十歲的門檻。被時間押著走進中年的階段，我竟然還以浪漫情懷守住一個夢，不能不說是生命裡彌足珍惜的經驗。我曾經自稱是左派革命青年，自稱是政治運動旗手，現在回想起來自然覺得庸俗無比。但是，想到內心的火苗竟然能持續十五年以上的時

光，這項成就我不能不引以為豪。畢竟我有足夠的勇氣反抗一個政府，也有足夠的意志涉入政治運動，更有足夠的熱情重建國家認同。雖說十餘年的光陰，對個人生命而言，毋寧是相當漫長；不過，對整個台灣歷史來說，卻是稍縱即逝。我在時代產生大轉彎的時刻，捨棄學院生涯，躍身於前途未卜的革命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暗藏著下賭注的意味。許多人在當時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輸掉了，但是我願意押注，以我的青春生命全部押下去，並且相信一定會贏。押寶的結果，歷史已為我證明是正確的。

如果那時不敢投入政治運動，我很清楚歷史不可能再給我第二次機會。我不是隔岸觀火的那種人，我更不是那種枯等、枯守，以致枯萎的那種人。三十歲的我，就是火種；要燃燒，就必須玉石俱焚。我放棄學位，放棄友誼，放棄國家；三十歲以前的記憶，即使歸於灰燼也在所不惜。我是燒得那樣徹底，燒得片甲不留，以致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回到台灣時，沒有多少舊識能夠辨認我的從前。我不僅背叛政府體制，並且也背叛自己的生命。我的背叛，使許多舊友感到害怕，甚至不敢也不願來相認。於此，我從未覺得遺憾。既然已經選擇跟著歷史前進，我想割捨的事件就免不了會發生，縱然那是何等感傷的事。

九〇年代初期終於回到台灣時，我告訴自己，那樣的夢似乎已經抵達終點。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於我是一個崇高的理想，只不過它距離台灣的土地極為遙遠。然而，夢即使特別遙遠，我還是讓它存留在記憶中最尊貴的角色。我牢牢記著在不同旅途上，聽到風的咆哮，海的呼喚。我也牢牢記著在陌生城市相逢的面容，他們有的已經遠逝，有的消失在北美洲不

知名的地方，有的相忘於江湖。作爲夢的見證，我不會輕易任其淡化。他們見證了我的青春與熱情，我的意志與戰鬥。那個時代再也不可能回來，我的生命再也不可能回復；只因爲有夢，我於青春無悔。夢即是美，美即是夢。啓開記憶的窗口時，我會再一次讓夢繼續燃燒，燒得放膽且放肆，燒得輝煌而燦爛，燒得夕陽無限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一輯

蹀躞。

相逢有樂町

在有樂町，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然後又交錯而過。

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熟悉的地名，是東京市內的一個車站。山手線的電車在此靠站時，我看到了站名，竟猝然湧起一股無可名狀的愁意。我想起了父親在戰後初期的身影，還有他那時代的蕭條、寂寥與苦悶。有樂町，這個名字出現在父親常常低唱的一首歌裡。每當酒後，父親就以沈悶的聲音唱起叫做〈相逢有樂町〉的日本歌。我並不了解歌詞的意義，但隱約可以感覺到父親是在撫慰自己的傷口，在傾瀉一股難以壓抑的情緒。我從未認真去理解他的心情，他的世界彷彿與我是隔離的。憶起父親孤獨坐在夜晚的後院淺斟低酌，偶爾便吟著日本歌謠，那份情景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心痛。

有樂町，於我是不快樂的。看到了站名，好像車廂又帶我穿過了時光隧道，回到蒼白的、青悵的一九五〇年代。〈相逢有樂町〉的歌聲，恍惚中又在深夜的何處悠然傳來。午夜